

# 书与人



毕飞宇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其中，《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 毕飞宇：探寻当代社会的生命根底

□本报记者 李婧璇 见习记者 商小舟

一个作家能把握好对当代生活的写作，不仅需要充足的勇气，更需要具备非凡的实力。继《推拿》推出15年后，作家毕飞宇新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终于问世。在今年上海书展上，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启动，毕飞宇携入围其中的《欢迎来到人间》亮相，备受读者追捧。

这部“毕十五年于一书”的创作，堪称毕飞宇创作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次书写。毕飞宇将其看成一个“攀登”的过程，而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在攀登者。“攀登不止，我们的创造、想象和表达就生生不息”。这部长达23万字的长篇，承载着毕飞宇多年的创作历程、生命感知与现实体悟，他在其间探寻着扎根于当代社会的生命根底，当小说画上句号，毕飞宇形容自己“如溺水者上岸，重回真实的人间”。

### 完成一名当代作家的使命

“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毕飞宇教书时起码引用了100多次。当他开始《欢迎来到人间》的创作时，发觉自己正在挑战这句话，他坦言：“这部小说是我的‘噩梦’。我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每次都摆脱不了，我还是写完它。”于是，不服输的毕飞宇，用了15年的时间来完成自己

发起的这项挑战，其间不停地迷失、寻找、推倒乃至重建，他说：“我唯一的庆幸就是我把它写完了。”

回顾这部新作诞生的初末，毕飞宇坦陈自己要完成一名当代作家的使命，“我要做一个完整的作家。如果没有这部作品，我的笔就没有进入当代”。毕飞宇的这番努力，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的肯定。创作这部小说，也离不开李敬泽的勉励：“不管怎么说，《青衣》也好，《玉米》也好，《平原》也好，你写的还是历史。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作家，最关键在于如何去体验当代，概括当代，提升当代，表达当代。”

李敬泽的这番指点，让毕飞宇立志要写这本书，他说：“我得让中国的当代以现代汉语的形式，从我这个160斤的身体里捋一遍。”

### “既然推进不下去，我把它推翻”

“一开始就是想写一部完全在医院里面的小说。”毕飞宇谈道，面对一则发生在医院的新闻报道，他开启了这部新作的创作之旅。在潜心创作的过程中，为确保可能涉及到的医学信息足够准确，毕飞宇花费大量时间到医院中实地学习，以充实小说中的医疗细节，像一个学生般认真记下医

生讲授的每一句话，“光是每天做笔记，就花了不少时间”。

“卢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会在千里马广场上……”开篇是毕飞宇驾轻就熟的风格，顺畅的开头，接下来是他未曾料想的“卡顿”。写了30万字还看不到结尾时，毕飞宇意识到作品出了问题，一个字也写不下，困滞的同时还深感沮丧，“这种状态持续三个月，你就开始想放弃了”。

面对新篇创作失去动能，2017年的毕飞宇终于想明白作品可以找到新的方向，于是推倒重来——从第二章开始写起。“既然推进不下去，我把它推翻，不就行了吗？我走到另一条路上，不就是活路吗？”毕飞宇说。

按照新的叙事，2019年年底小说逐渐成形之时，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又让毕飞宇开始了新的思考：“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当代的把握不对，如果按照之前的设想结尾，这部小说就轻了，它无法把现实给予我内心强大的震撼表现出来。”于是，毕飞宇再次推倒重来，这次故事的重写，从第九章开始，“一段精彩的文字，你必须将它永远删除，才能重新开始”。

### “作品能强烈地撞击读者内心才重要”

《欢迎来到人间》，历经两次重新

“起头”，从最初的100多万字到最终的20万字。对此，毕飞宇坦言：“‘砍’小说真的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铁血。”他也坦陈，很多删减的内容很是精彩。打磨文字的过程，也是作家雕刻自我的过程。15年间，让毕飞宇得以从多年前的一个历史起点启程，落脚于当下的关键症候之处。

阅读《欢迎来到人间》，会发现故事前后的语言、节奏反差巨大，从最初的安稳、沉静、缓缓推进，到最后的快速疾驰、疾风暴雨般，对此，毕飞宇这样阐释自己的“有意为之”：“对我来讲，作品能强烈地撞击读者内心才重要。”

作品中，主人公傅睿是活在目光与期待当中的典型人物，“人间”也成为了某种感知现实冷暖、察觉自身苦痛的象征。“读者在看到傅睿的处境时如果能够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哪怕他对故事本身并不确定，那这部小说也是成功的。”毕飞宇说。

历经15年淬炼，毕飞宇写出了真正“想写”的故事，其间，他与主人公傅睿的生命体验重叠交织，让这部作品从现实土壤中升腾，最终再次落向时代记忆的长河中。“如果要给《欢迎来到人间》拎一个关键词，那还是——‘我想写’。”这便是执拗的毕飞宇的响亮回答。

## 阿来：每到一处都有繁花盛放

□本报记者 李婧璇



阿来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等。其中，《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9年度“中国好书”等。

“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在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作家阿来在新书《西高地行记》里这样写道。

这些年来，阿来一直在路上，称得上是作家中的旅行“达人”。“行走不光是为了看见，而且是有所思考和感受。有一天我想能不能把自己在大地上的行走和思考写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西高地行记》。”对于这部新作的问世，阿来这样阐释道。

### “三个向度”让文章立体

多年来，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界，认知内心。从四川到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他攀行在雪山之间，仰望苍穹，俯身凝视花草生灵，在行走中记录下所见所闻和人生感悟。《西高地行记》是阿来在大山行走、“像山一样思考”的思想结晶。其间收录了《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9篇散文。阿来介绍说，其中，最早的篇目，大概写于15年前，最近的篇目写于两年前。

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会有繁花盛放。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曾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他和作家莫言一起旅行时，对

植物的了解程度曾令莫言惊讶，后来莫言还为阿来写了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

“《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对此，阿来阐释道，“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在他看来，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逻辑，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 以双脚和内心丈量大地

“阿来与他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紧密的联系，他是自然之子、大地上的作家，其信息与行踪弥漫在文字间，抒发了对大地、万物、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在作家卢一萍看来，阿来的散文常被其小说的光芒遮蔽，“事实上《西高地行记》等散文集和《尘埃落定》《云中记》等小说一样，都构成了阿来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一部分。”

在阿来看来，散文有两种编辑方式，一是编年，二是统一在某个题目之下，例如《成都侯记》《西高地行记》，它们既是植物笔记，也是美学笔记、文化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的散文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

就是以青藏高原为主的西部高原地。

谈到“西高地”的具体方位，阿来说：“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我想叫它‘西高地’，整个都是西部的高原地。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

山南是藏族文化发源地，阿来到山南探索了重要的地点，比如藏族种的第一块青裸地、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吐蕃藏王的墓地、雅鲁藏布江支流，思考1000多年来文化发生的变化。对此，他说：“我不是来寻找答案。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 行走间拓展文学疆域

作家的创作源泉通常来自两个领域，一是他身处的大地，二是他通过书本对世界的认识。从宏大的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到《故乡春天记》聚拢花草树木，阿来始终如一位行者般，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

卢一萍笑称：“阿来老师的车后座是一个小书房，他把行走与读书结合得非常好。”在阿来看来，行走给予人以双重体

验，“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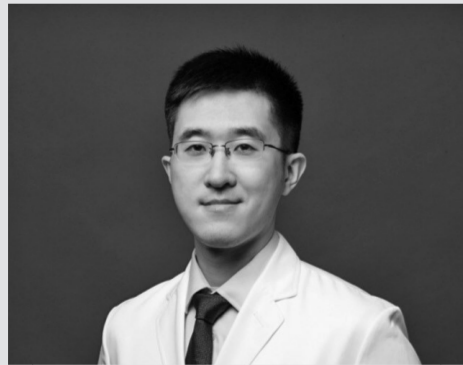
将自然风景写好，着实考验作家的功底。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呈现了很多教科书式的风光描写，如在《果洛记》开篇中这样写道：“是我这个旅行者，以及载着我的旅行工具，从其间一掠而过。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陵，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篷，和他们的牛羊……”在阿来笔下，现代交通工具旅行的常见情景都能如此具有文学性，很是动人。

对此，阿来畅谈自己的写作体验：“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延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在阿来看来，有人说老是写不好文章，写不好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为这种写作所储备的知识不够丰富。因此他说：“句子不是想出来，而是因为当时我在那儿。”

一直坚持在大自然里行走的阿来，有力地拓展了文学表达的疆域，并以自己的方式为文学建立了一种超越性，他像一座山、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一缕风那样地思考我们的世界。

## 王兴：理性笔触讲述医者思维

□本报记者 张君成



王兴

北京大学肿瘤学博士、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已出版作品《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怪医笔记》《癌症病人怎么吃》等。其中，《病人家属，请来一下》荣获第十七届天津图书奖科普类推荐图书，入选2022年“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

人都会生病，生病后如何看病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不想面对的难题。病人到了医院会遇到去看哪个科室、这么多医生该如何选择这些“麻烦事”，即使到了医生那里也有可能从迷惘到不解，我都这么难受了，几分钟的时间就给我看好了？医生，你在想什么？

而北京大学肿瘤学博士、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用他的新书《医生，你在想什么》给出答案。在他看来，医生与普通人的无异，多的只是在和患者沟通中的医者思维，而这恰恰是医患关系中的关键。了解并理解这种思维，或者能成为治疗的关键。

### 边学边思考怎样“有效的医疗”

成绩优异，使得从小就是外人眼中“别人家孩子”的王兴在高考选择专业时多了不少“烦恼”。最终他喜欢的一个漫画角色帮助他做了选择：这个有着驯鹿外表的可爱角色在危急关头化身身救死扶伤的医生，在整个团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希望做别人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所以我要当医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王兴这样回答道。

于是在王兴的高考志愿表上，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第一选择。然而学医的过程并没有漫画精彩，更多是重复性的项目，王兴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边学习边思考，而发生的一个故事也成为《医生，你在想什

么》的灵感来源。王兴告诉记者，大三的时候，他因为跑马拉松拉伤了脚，于是就准备了一整套说辞希望医生学长能帮他好好看看。进入门诊后，王兴觉得这个学长并没有仔细问诊与认真检查，就和他说了没事。无巧不成书，进入临床学习后，这个学长成为王兴的带教老师，而王兴也被这位学长的师德与医德多次打动。后来王兴也做了医生，他终于理解学长的用意，医生在门诊时，更多的职责是快速判断这个病人有病还是没有病，吃药还是手术，要不要住院。简单来说，就是“筛查”。“我当时确实没用药就很快好了，也没有花费一分钱。从这点来看，那位医生其实是高标准完成了任务。这化解了我心中多年的疑虑，让我可以从医生的视角去思考，怎样才是‘有效的医疗’。”王兴说。

这实际上也引出了王兴写这本书的目的：医生也是基于对疾病、医学、医疗的基础认知，才训练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思维方式。一旦普通人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有更多的理解，对于病情的恐慌和不安就会减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与决策，从而实现“有效的医疗”。

### 缩短“医患距离”

《医生，你在想什么》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学会医者思维，是普通人与医生之间最短的距离。“例如在门诊时只有短短的10分钟的时间，医生与患者8分钟都在建立信任。并在这8分钟内，患者要判断

这个医生是否专业，医生要判断这个病人是否可以沟通，最后两分钟才是给出结论。”王兴说。

医者思维还体现在诸多层面。有时候病人自己的陈述被打断时感觉不快，而王兴则解释打断病人陈述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他的知识帮助病人进行梳理。“医生比病人强的不是思维能力，而是由医学知识构建的医学思维能力。”在王兴看来，有时候医生的角色也像是侦探，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作出最优判断。

在书写这些内容的时候，王兴站在普通患者视角娓娓道来：“有人问我如何切换医生和普通人的身份，我说没必要切换，因为医生就是普通人。”因此他的书写也有了温度。另外一个真实情况就是，面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从医以前，王兴总觉得自己得了某种疾病，然而当了医生后他则淡定了不少。“无论情况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尽力让自己的‘看病阈值’调整到合理的状态，在‘讳疾忌医’和‘疑病从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少一点纠结，多一点对生活的热爱。”王兴说。

### 理解生命意义与医生价值

在王兴看来书籍就要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因此《医生，你在想什么》的信息密度不可为不小；而且王兴的笔触也很是理性，一件事对错往往在于不同的角度，而王兴则是将这种角度一一展现给读者。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王兴师弟的一次好心建议，被一个患者大做文章，最终还是王兴出面平息这件事。“医生很多时候如果完全本着对你的思路，用极大的善意做一件事情，也依然会造成患者的极端不满，这种可能性是经常存在的，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让更多人理解医生是有很多困境局限后，再沟通如何让医生更好地帮助自己。”王兴说。

对此，记者问了王兴两个问题：虽然他会抱着极大的善意对待病人，但可能换回病人的不理解，这是否会让他觉得行医不值得？在遇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后，是否会让他变得畏首畏尾起来。对此，王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觉得这一切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分寸，也更加理解医生的价值所在。“我们始终应当理解，写在病历上的那个名字，它不是一个没有生命体的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也引申出了当下AI技术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对此王兴觉得机器对医疗行业的助力是肯定的，但医生是不会被取代的，“医生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活成机器的模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经历了无数次实战经验后，除了对经验的积累，王兴也积攒了好多写作素材。王兴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科普作者，向大众普及自己的知识。他自谦道，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文笔，“就是一线的事情太多，好多都是信手拈来”。